



# 海子

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• 儿童革命斗争故事集 •

# 海 子

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•儿童革命斗争故事集•

## 海 子

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编

\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山东省兵委书店发行

\*

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9·94 定价：0.36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反映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我根据地、解放区少年儿童对敌斗争的故事十一篇。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歌颂了孩子们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以八路军、解放军、民兵等老一代革命者为榜样，运用自己之所长，同敌人开展斗争的英勇事迹。书中对儿童们站岗、放哨、送情报、捉特务等等情节，作了较生动的描写。

## 目 录

海 子 .....	莱阳	谢国勤( 1 )
彤 彤(续在《海子》后面的故事) .....	莱阳	谢国勤( 24 )
夺马记 .....	威海	吕玉华( 45 )
我帮爸爸送“酱油” .....	即墨	林天佐( 63 )
海豹的故事 .....	蓬莱	王世虎( 79 )
大 勇 .....	海阳	于文清( 92 )
芦 哨 .....	即墨	肖 冰( 104 )
虎穴除奸 .....	栖霞	李世武( 118 )
牛子贴传单 .....	栖霞	王振美( 135 )
小 英 .....	海阳	鞠春山( 148 )
卖瓜子的孩子 .....	威海	孙佑海( 162 )



## 海 子

莱阳 谢国勤

在胶东半岛的北海沿有一座石岩山，离石岩山十几里路的海上有一个卧龙岛，海岛和大陆之间有一块象鸭子一样的大干礁，人们叫它“老鸭石”，老远看上去，活象画上画的蛟龙捧着一只大鸭子，朝对岸的石岩山游去。

海子就住在这卧龙岛上，出门是海，背后靠山。

海子从记事就认识了海，一到伏天，成天价泡在水里，直到太阳落了，这才背着满脊梁盐花儿一蹦三跳地跑回家来。这时爷爷就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抽烟，海子就悄悄转到爷爷身后，两只小手儿轻轻地捂在爷爷的眼上，嘻嘻嘻地笑着。

“捣蛋！”爷爷装做生气的样子，把烟袋放下，海子也就松了手，一跳，坐在爷爷的大腿上，爷爷一边抚摸着海子那潮乎乎的光头，一边把预备好的一块饼子塞到海子手里，海子一边啃着，一边嚷道：“讲吧，讲吧，爷爷，再讲一个解放军叔叔的故事吧！”一边嚷着，一边象泥鳅一样扭着，爷爷就装上烟，慢慢地讲起故事来。

爷爷会讲的故事可多啦！什么“火烧日寇”啦！“水淹伪军”啦！“活抓蒋匪军”啦！海子每听完一节，总是一声不吭地攥紧小拳头，水汪汪的大眼在黑影里一闪一闪的，日本鬼子和汉奸，不就是杀害了爸爸妈妈的那些坏蛋吗？蒋匪军也和这些坏蛋一样，专门糟蹋穷苦人。等着吧！海子也要和解放军叔叔一样，杀尽这些狗豺狼！爷爷说来，只有共产党，毛主席，解放军，才是咱们穷苦人的救星哪！

海子可听爷爷的话啦！他觉得爷爷的话是不会错的，这当然不光因为他是爷爷，还因为爷爷能打鬼子，他能用一条舢舨打翻鬼子一艘汽艇。爷爷还会打鱼，活蹦乱跳的大鱼呀！他海子呢！可只能帮爷爷拉拉网绠，再不就只能在海沿边抓螃蟹。

再说解放军叔叔还常找爷爷商量事儿，小声的说

呢！爷爷说的话也跟解放军叔叔说的差不多：海子年纪小，要参军不够格儿呢！

一九四七年七月，被解放军打得屁滚尿流的蒋匪军，象红眼的疯狗一样扑向胶东解放区，钻进了我们的“口袋阵”。驻守卧龙岛的解放军，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，为了彻底消灭敌人，奉命暂时撤退。

海子一听到这信儿，可就吃不住劲了。解放军叔叔为什么要撤退？这他听爷爷说了，这叫口袋计，爷爷还常讲这样的故事呢——关门打狗，这多带劲啊！可解放军一走，他海子上哪儿参军去？不行！他硬缠着爷爷非要参军不可，爷爷说他年纪小，不够格儿，海子拍拍小胸脯，绷直地挺着小腰板儿说：“十三岁了，比大枪都高了，还小哪！”他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简直要冒火儿了。爷爷没法，指着大海对岸的石岩山笑着说：“你能游得过去，我就答应你！”海子顺着爷爷指的方向看了半天，猛地转过身，小巴掌“啪”的一声落在爷爷的大手掌里，说道：“说话算数！”说完就回身奔到屋里，把他那支心爱的红缨枪拿了出来，塞到爷爷手里说：“我参了军啊，这枪就留给彤彤了！”看那神气，活象明天就要参军一样。

第二天，海子真的下海了，可是，刚游过“老鸭

石”，就没劲了，爷爷说来，过了“老鸭石”这段水路才够一半哪！可海子却没劲了，他觉得浑身象缠了麻，很不灵便。他想：休息一会儿吧！于是一翻身，就一动不动地仰在水里，在水面上只露出个小鼻子。这时，海子仿佛看到一条条怪馋人的大盖枪，还有解放军叔叔那草绿色军帽。他立刻觉得浑身都是劲儿，嗯，一定得游过去！海子正要翻过身来，却冷不防被一只大手抓住了肩膀。他只觉得象打秋千一样，一悠荡就上了一只小舢板。

小舢板上有两个人。一个摇橹的人和爷爷一样，象是个打鱼的。再就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解放军叔叔，他那只大手还按在海子的肩上呢！要不是有解放军叔叔啊，海子非埋怨那人不可：干么要把我捞上来？要是游不过去，可就捞不着参军了！

胡子叔叔看着海子那铁疙瘩一般的圆脸问道：“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海子”。“怎么掉到海里啦？”

“谁掉到海里啦？”海子生气了：

“我是游过来的！”他故意把“游”字拖得很长。

“从哪儿游过来的？”胡子叔叔象是没有发现海子生了气，还是笑咪咪地问道。

“卧龙岛！”

“卧龙岛！真的吗？”胡子叔叔有点不相信似的问道。

这下子，海子可真生气了，他想说：“我能撒谎吗？”可他没说出来。说真的，要是他们是彤彤他们呀，海子非训他们不可：儿童团是不能撒谎的，懂吗？可今天是对解放军叔叔啊！他没那么说，只是硬梆梆地说了句：“我可是儿童团哪！”

胡子叔叔很高兴，一把举起湿漉漉的海子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儿童团，好样儿的！”

这一家伙，把海子给逗乐了。他记得爷爷说来，只有解放军才是好样儿的哪！他琢磨着，心里甜丝丝的，这回可差不多了，“好样儿的”还不让参军吗？海子正要问，却看见远远的一只小舢板，直奔他们而来。摇橹爷爷和胡子叔叔都朝那小舢板望去。那小舢板象飞一样，越来越近。“哎呀！”海子叫起来了，那不是爷爷吗？爷爷来找他来啦！还没等那小舢板靠过来，胡子叔叔就大声招呼起来：“是你啊！大叔。”说着就跳了过去，抓住爷爷的大手使劲地晃着说：“太巧了，我正要找你呢！”下边的话呢，可就听不清了。临了，只见胡子叔叔从兜里掏出个小油布包儿递给了爷爷。爷爷小心地把油布包儿揣在怀里，这才

叫了海子过来。胡子叔叔摸摸海子的光头，对爷爷说：“真象你啊！”说着就跳了过去，爷爷拾起橹，就吱悠悠地摇了起来。海子盯着胡子叔叔的草绿色军帽直到看不清楚了，这才从爷爷手里接过橹。

回来的路上，爷爷说，那胡子叔叔是有名的侦察排长王勇。他到过卧龙岛。那一年爷爷砍死了一个日本鬼子，连夜游过海去，在石岩山下就认识了王勇叔叔。这回啊！王勇叔叔传达了上级的指示，还交给爷爷一个重要任务呢！

当天晚上，爷爷就带着海子，悄悄地把小舢舨藏在一个大岩石洞里。那洞就在村前的崖子头下边，洞口伸在海里。海子可从来没有进来过。里边可大啦！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。海子在洞里玩了好一阵子，爷爷才领他从半山腰里的一个小石头洞里钻了出来。哈！真有趣！彤彤他们准没来过呢！可爷爷说，这事啊！谁也不能告诉，这是秘密。海子可不是那些不懂事的孩子。秘密就是秘密。爷爷讲过许多解放军叔叔保守秘密的故事。他海子可得学解放军的样儿，豁上命也得保住秘密啊！

没过几天，国民党反动派就进岛了。这些强盗，象饿狼一样，又烧又抢，到处抓人。谁家要是有人参

加解放军，他们就把家里的人绑去，吊在梁上，用鞭子抽，坐老虎凳，折磨得半死不活，关进黑屋子。只搅得个卧龙岛昏天黑地，鸡飞狗咬。海子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小牙咬得格格响。他好几次从地下扒出红缨枪，在磨石上磨着。他真想捅死他三个五个的。可爷爷不让他干。爷爷说：那是蛮干。

从这些强盗进了岛，爷爷就不大说话了。海子觉得，爷爷有些变了：也不下海打鱼了，一退潮就到海沿上抓螃蟹拣海螺，一转悠就是老半天。有时能绕卧龙岛转上一个圈儿。干活不多，跑道可不少呢！海子觉得怪纳闷的。这些事本来都是孩子们干的啊！爷爷怎么这么愿干呢？海子不明白。还有，爷爷总是爬到村后老高的山上去砍柴禾。那山上只有几棵松树毛毛，除了石头，就是刺槐。山可高啦！海子站岗时，还上去过呢。站在山上，整个卧龙岛全看得清清亮亮的。

你当海子没事干吗？才不呢！除了赶海，砍柴，海子还常到大岩石洞里去给小舢舨上油，擦橹锥儿！爷爷说，那是上级交给海子的重要任务！

可是海子越来越觉得干这么点事太少了，你知道，解放军叔叔没走的那阵子，海子可不是这样儿，

他是儿童团，红缨枪往手里一攥，可神气哪！站岗，放哨，拥军，优属，忙活得可欢啦！

再说，海子也一天天大起来了，还老是干那么点事，多没意思！海子好几次都想问爷爷再要些任务，可他一看爷爷那一声不吭地抽着烟的劲儿，就又不想说了。他知道，爷爷准是想着什么重要的事呢！

有一天夜里，海子一觉醒来，看见炕沿下有点亮儿。他揉揉眼，悄悄地趴在炕沿上一看，嘿！爷爷正蹲在炕沿下，拿着一块小铅笔头儿，在一张图上画着圈圈，框框。画画，停停，这是干什么呀！不一会儿，爷爷画完了，又仔细端量了半天，这才小心地把那图摺了起来，包在一个油布包儿里。咦！这不是王勇叔叔交给爷爷的那个小油布包儿吗？海子悄悄地偎到炕里边，把头缩到被窝里装做睡着的样子，等爷爷拾掇完了，吹灭了灯，他这才小声问道：“爷爷，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呀？”“嗯！”爷爷先是一怔，停了一会儿，只听爷爷说：“海子，你都看见了，那张图是上级交给我的。我的任务，就是把国民党反动派在咱岛上修的碉堡，哨所，战壕都查清楚，画明白。等解放军一来，就叫他们尝尝咱们的野战炮的滋味。”噢，怪不得爷爷成天价在海沿上转悠呢！海子听叔叔们说过，那图

叫军事地图，是秘密的。他小声说：“爷爷，往后我也帮你完成这个任务吧？”爷爷没吱声，海子知道爷爷准同意了，要不又得说：“小孩子家，懂得个啥？”可是停了一会儿，爷爷这样说了：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！杀头也不能对别人说！”

“我明白了，爷爷，这可是个大秘密。”海子再也睡不着了，翻来复去，直到头遍鸡叫。

打那以后，海子的劲头可有地使了。白天随爷爷赶海，砍柴，成天价在海沿边转悠；晚上回来，还要陪爷爷到深夜。他对爷爷说：“你年纪大了，我帮你想着点。”

有一次，海子和爷爷又在海沿上抓螃蟹。海子哪有心思抓螃蟹呢！他一会儿看看海边峭壁，一会儿看看山坡上的小松林。忽然，海子看见，山背上有块草墩儿的颜色和旁边的不一样。他撇下爷爷，一个人往山坡跑去。刚到半山腰，海子发现，原来那是一丛枯草，下边还模模糊糊象是有个方洞洞，碉堡！海子想：这不是解放军叔叔说的那种暗堡吗？打仗时要不把暗堡炸掉，我们就吃大亏了。他正想上前看个仔细，忽听远远有两个声音一齐大声吆喝：“站住——”，海子一愣，回头一看，两个站岗的匪兵端着枪正朝他跑来，

边跑边喊。怎么办？往回跑吧，那暗堡还没看清楚，再说，敌人准得怀疑他了；往上跑吧，敌人要开枪的，万一打准了，谁给爷爷送信？爷爷知道这里有个暗堡吗？海子正左右为难，一只受了惊的斑鸠扑楞楞地从他身旁的一棵小松树上飞了起来，朝山上飞去。

好海子，灵机一动，就可着嗓门吆喝开了：“快赶哪！快呀！你看它都飞不动啦！”一边赶，一边喊，一边朝那两个匪兵招手。那两个匪兵还当是海子真的追斑鸠哪！一边骂，一边朝海子追了过来。

“站住！老子要开枪啦！”那家伙端起枪来。

海子站住了，他也不用再跑了，清清亮亮的，在山背上的一块大石头旁边有一个暗堡，还有两个枪眼呢！那两个家伙赶到跟前气喘吁吁地骂开了：“不要命了！他妈的，这是禁区！”说着就狠狠地搡了海子一把，海子一边往山下走，一边咕哝着：“什么近(禁)区远区的，好大个的斑鸠，叫鸦虎打了的！”他装做恋恋不舍的样子，又回头朝斑鸠飞走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狠狠地说：“反正也活不几天了！”

对付这般强盗，海子从爷爷那儿学了一套办法。可什么时候消灭他们呢？海子就没底了。他问爷爷，爷爷总是说：“国民党反动派，是秋后的蚂蚱——蹦跶

不几天了。”可海子扳着指头算着，有两年了吧！他海子都十五岁了呢！解放军叔叔什么时候打过来呢？

有一天，吃过晚饭，下起雨来啦。海子躺在炕上，翻来复去睡不着。爷爷坐在炕沿上抽烟。小烟袋里的红火儿一阵一阵地闪亮儿，海子看着那火光，他忽地爬了起来，扳着爷爷的肩膀小声问道：“解放军叔叔到底什么时候打回来呢？”

“用不了几天了！”从爷爷的口气上，海子听出爷爷很高兴。

“用几天呢？”海子又问。老是“用不几天”，这都快两年了。海子恨不得解放军叔叔的大炮今天晚上就“轰”过来，把那些狗强盗炸个脸朝天。他又轻轻地捅了爷爷一下。爷爷磕了磕小烟袋说：“告诉你吧，石岩山一带已经解放了。”啊！怪不得爷爷高兴呢！海那边就是解放区了！海子更睡不着了，他听窗外的大雨在哗哗的笑呢！他想去把这消息告诉彤彤。可是又一想，不行！这大概也是秘密。对了！要是让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，不就跑了吗？不能随便说啊！他在叮嘱自己。

已是半夜了。海子刚要睡着，忽然好象听见有人和爷爷说话。只听那人小声说：“我的公开身份是收

海货的，前几天随一艘私人货船进了岛，可是……”还没等那人说完，海子就忍不住了，他一骨碌爬了起来：“王叔叔！”海子叫着扑到那人身上。

来人正是王勇，他奉命进岛取回国民党匪军在卧龙岛上的海防布置情报。不想进岛的第二天，敌人突然封锁了所有进出货船，再乘货船回去已不可能，他便在今天夜里躲过敌人的岗哨，找爷爷来取出情报，决定偷渡过海。

爷爷太激动了，手都有些发抖，他从炕沿下拿出那个小油布包儿来。在小油灯下，王勇叔叔仔细看着那图上画的“圈圈”、“框框”。只听王勇叔叔说：“有了这个，咱就在敌人的窝里安上了眼睛！”海子多高兴啊！他真想说：叔叔！那上边还有我画的圈圈和框框呢！可是他没好意思说。

停了一会儿，王叔叔问爷爷道：“那舢舨藏起来了吗？”爷爷说：“亏你有个算计，要不，早叫这些强盗们没收了。”“太好了！”王勇叔叔满面红光。海子这才明白，那小舢舨是王叔叔叫爷爷藏起来的。他真想马上推出小舢舨，飞过海去。只听爷爷问道：“什么时间走？”“今天就走！”王叔叔按了按腰里的匣子枪。可是海子忽然想起来了，他说：“那崖子头上边敌人有一个